



世說新語

言語下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

晉世譜曰世祖諱
宗受魏禪王

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

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

疎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
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



才故自應至此

謂其作樂過
多畏見月疑
日若見月而
喘五常語耳

與前得一皆
過本邑

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
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
荀顗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
所害

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
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按靚字仲思瑯邪人
誕少子誕叛遣靚入

質於吳以靚為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
右將軍大司馬

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
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

曰洪仕至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
松滋令

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

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
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

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
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

其夜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
氏之璧蓋

出於井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
曰舜生

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聖賢所出何
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
周既成遷

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得無諸
不則德義之經故徒於王都通教誨也
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
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

二人同有此辭
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褌事明日或

問濟曰昨游有

還樂令

廣

問王夷甫曰今日戲

樂乎

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

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

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

古本原作著
字殆不可曉
後皆倣此
玄著猶沈著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張茂
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

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
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我與王安豐也說

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晉諸公贊曰夷甫尚談稱為時人所宗

王武子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

中書郎

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

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
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

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
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

各言其土地

註是也吳蜀
當此語是木
色按王係用
為太厚不
當上風之真
如此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
廉且貞孫云其山巖巍以嵯峨其水泔潔而揚
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
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
字彥輔南陽人清

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
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

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王兄長沙王執權
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

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
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

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

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

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

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
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

以憂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
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

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
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

晉仕著作郎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

一語坦然敢
服也

煮得占對之
妙言外謂下
照鼓後尚未
以此第語淡
細可以意得
難以後賞耳

千里湖名今志猶可考

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

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界

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

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

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

轉

此

破

豹字正熊燕國人惠

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敞字景文祖伯

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謂顧驃騎

曰寄人國主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

天下為家是以耿毫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

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九鼎遷洛邑春秋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

世說卷二 言語 五

程鄙而隱

情仰情至

陽秋曰：顓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嫫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項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王敦所害。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陽

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也。顓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

淚唯王丞相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

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鄆公，鍾

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

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

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瓊，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

至今讀之，欲絕，況在當時，德音面聆者耶。

似癡似懶似
多似少轉使
柔情易斷非
丈夫語然非
我輩未易性
言

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
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千不
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
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
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
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
不勉乎行至
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請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

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

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因
曰此吾家之駉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

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

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

之功號仲父晉中興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

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不徒東南

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閔寇我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

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

累遷司寇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
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謂温嶠曰班彪識

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

世說長處在
寫一時小
即次如見可
想

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

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覲之志彪作王

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

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

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

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相文之姿建匡立之

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大真太原祁人

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

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

受命中興愜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

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相文之志

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

驃騎大將軍

温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

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請王丞相陳主

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

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

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

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

夷吾者穎上

此處大少坊

人相齊相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温
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
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
晉王君臣莫不歔歔及言天下不可以無玉聞
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
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任日既見管仲天下事無
復夢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

合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

祿勳與弟敦

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

作逆伏誅

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

孰以救以劉隗為間已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

昌朝廷始

王丞相請闕謝

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

警備也

弟二十餘人且旦到公車泥首謝罪

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

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

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

尊體起居何如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

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

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寺名迄今無改

可以通敗

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對之煩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道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曠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典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隱字費解不如註中陰披

二字隱作費解

有味外味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請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

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

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

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陰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

之圖繪者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為此象

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叅軍復出作

內史擊氏世本日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內史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

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
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
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
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
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
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
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
之甘羅已為太老挈氏世本日瞻高亮有氣節
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
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
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
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封甘羅為上卿

賜以甘
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

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
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請其父父不在乃

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

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

令父羣鴻臚卿沈

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

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

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

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此開棺無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

鷗鳥

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

謂玩虎北掌

中耳今史虎是勒從子

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

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

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

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有顏回

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

郡人鯤之子也齟齬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

溫嶠嗔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欽

談苑仙傳

表辭甚佳
夫本志及覆
略盡後何求
我若以外臣
非及君側有
非可必於身
後沐俗近言
非事寧
似事似識

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
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
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
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
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
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劔
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
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
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
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
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
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
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之使必得良
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有表若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
此非無獻替

公話言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
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

以事君非人情必
不可用後果亂齊

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

口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

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
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
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泥
然曠達不異蓬宇也
或云下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

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
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

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為荊州
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
從獵將其二兒俱

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

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

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

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

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

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

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

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

長沙王相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

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

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

世說卷二 言語

不辨優劣令
人自見註引
經論又恰破

彼親不破
親作彼親
彼不親

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于
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

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

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

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

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
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

得在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暘

氏族出未詳法所注人物論自敘
其美云暘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

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以翼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

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

帝武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

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

帝嫌其非新反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滅方圓

之、不聞翼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

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
善艸隸初仕領軍叅軍太傳出東劭謂京洛必
危乃單馬奔揚州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
歷侍中豫章太守

劉公幹答魏
人子書云夏
屋方成而大
匠先立其下
嘉禾始熟而
農夫先嘗其
粒邵語本此

聯語乃玄

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穉恭上扇以

好不以新度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

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

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

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哀自丹徒入朝

吏部尚書劉邀勸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

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相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

流淚相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

更相榮後也父夔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

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

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

旗致討清蕩伊洛展簡文作撫軍時嘗與相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

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爰為王前

驅衛詩也爰長一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寫得沈至正
在後八字耳
若心於相大
口許安得如
以接恹
大都是王敦
擊唾壺意

西清詞林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

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

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託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

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

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

世人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

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相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

領七千餘人伐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蜀拜表輒行

如何

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犍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

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

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

端門十一月太司馬相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相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

袁真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

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馱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

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

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時郝超為中書

馬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惜之子

在直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

郎司徒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

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

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

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

主辱聲甚悽厲郝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

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

似機不見也

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

外壓疆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

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注歷告坐中人也

竺回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

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

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

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聞

清言短造

作不覺

自家潦倒憂
及兒輩真鍾
情語也此少
有喻者

高視世外

汲於談者有
深有淺其義
常解不能盡

言其品法
可與言未
到不其耳

竟似不滿

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
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
於塗中莊子曰往矣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吾亦寧曳尾於塗中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輒作數日惡王曰按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人父

叔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

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

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

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

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嘖年二十五始釋形入

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

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

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

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

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
敘極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
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

重一語如悲
苦

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
秉韶，黜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
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
禮相承，人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任參撫軍將軍
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
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
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羊
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羊
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戾湛，別作
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
刺史悅之子也。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
仕至尚書左丞，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
之。」

姓古

語大無當

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

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

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
軍中侯，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
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
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

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

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對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

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父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

書郎右軍司馬

今葛盧能辨牛語謂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

不謂真長玄度亦此謔談

識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

二君故復有此破說耶

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

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

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

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

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昨食日不暇給今

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

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

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

此在謝自為德音然王是救時急務

惟謝康山能
為此言他人
不近

孝公相、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

謝朗小字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兄據長子安

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

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

有女子風致
愈覺撒鹽之
俗

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義之第二子也歷江州

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

斗米道孫恩攻會稽凝之不設備遂為恩所

宗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

東海太守丞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

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

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中興書

曰伏洸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

大司馬相温叅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

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相

論青楚人物

温在荆州辟為從事歷

治中別駕遷榮陽太守

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

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

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

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
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仲謀、劉公
山、玉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
根、短、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
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
美、化、春、秋、稱、其、多、木、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
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
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
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
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
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
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義、葬、南、郡、少、昊、葬、長
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士、則、羣
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
有、赤、眉、黃、巾、此、何、如、青、州、邪、臨、成、以、示、韓、康、伯
伯、與、相、在、反、鑿、齒、無、以、對、也

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劉尹曰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按許珣能清言于時人皆欽仰

荀中郎在京口

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

裁少以王嬭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

引羨為援頻泄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

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登

徐兖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

北固望海云

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

必當褰裳濡足

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

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卽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旣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朴以爲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任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

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旣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

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

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

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謝曰故當淵注停著

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

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以問子弟車

騎也玄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

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

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

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

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儼小字徐廣晉紀曰

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諸人莫當就卿談可

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

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徧師待之康伯來

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

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叅軍殷揚州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

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

世說卷二

言語

三

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

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

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

將司州刺史吳典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
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
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
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歎曰

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

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

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

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

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

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阿鄴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

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

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

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

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

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

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
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
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
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然銷魂五
是注情語耳
亦在似言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典書曰

綽字與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

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

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

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

與坐華幕擊鍾鼓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

同年而語其樂哉世遠高柔語孫曰松樹

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字也別見

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

雖合抱亦何所施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

栢征西治江陵城甚麗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

董、四字不
五、四、如

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會賓僚出

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

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

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栢即賞以二

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

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

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

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

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

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

此正陸游之
言人不能識
耳

羊公盛德此語殊傷子敬之厚

如此四字極似無謂亦有可思

便凡虛與面

州人聞公喪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

號哭罷市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

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會稽地志曰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山靡迤而長

顧長康從會稽郡還人有問山川之美顧云千

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

父愷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

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

曰晉氏作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

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

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

本年三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

十五崩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晉續

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

摘句折腐其疑以問

甚遠

對易問難他
入無此情也

小兒學語俚
地未成利雖
書袋面目可
憎

桓温平蜀封湘
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

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山

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

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巒峻

微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日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栝摧餘疎條渾整鏡

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譬如芝蘭玉

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

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

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風載

芬載敷條柯猗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

蔚枝榦扶疎

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

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

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會

世乃有三字
字不可曉後
過江爲人所
笑減一字

仇問者之
疾已

尚與近典著
叔當併

恨甚

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

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爲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

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爲孝

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

爲孝

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

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

詩魯頌曰翩彼飛鴟集于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解散也

顧長康拜相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

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人問之曰卿憑

重相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

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

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日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

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

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

世說卷二

言語

三

代佛何歎以
沙彌如後
義甚佳

范甯作豫章

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

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

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

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相玄所害贈丞相

于時天月明溪都無

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

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

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

答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溪乃復強欲

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

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

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

風荀顛荀勗修定法制樂則未聞

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

堅所制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

答曰陽消陰息故

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見二門公甚相愛美

謝女譜曰

重女月鏡適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

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

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

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

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庶道子領僚屬悉在南門

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阿甯王恭云是

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

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

故自佳故自佳

相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

客問人云相溫來欲作賦如何晉安帝紀曰溫

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

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

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相玄伏不得起

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

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

我知我知即舉酒云相義興勸卿酒相出謝過

超作越

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

徒傳曰土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相温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丞相初營建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

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温嶠議徙都豫章以卽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選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林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

東

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塲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

可測相玄詣殷荆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

相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

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相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

士州別駕太尉參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

既曰妖浮那得其重若謂輕詆則可耳

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

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

謝混清不惠不貴重有時不可無耳

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羊曰故當以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

為接神之器

相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

文進曰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

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卜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

羣醜獻諛讀之嘔噦那得稱佳

於王卜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

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相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

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持殊忤旨問何以

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

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

寓直散騎之省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

註為詳

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權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

父渙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孔隱士謂曰卿欲

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

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

將不猶得無

影者未能忘懷。

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

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政事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眾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眾姦豈復過此。

陳寔已別見

謂生子不
收育

必無父主稱
先父之理未
可師年十一
如志之以此
注書或誤未
看

素公悟謬

賀公雅士恐
不當爾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
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
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
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

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

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

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

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

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

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

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

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

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典伯會稽山陰人祖賀聞故出行

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

謂以此叔下
却不成語

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
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
抗字幼
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
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皓、
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

稽阮以識推
山公此是也
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
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
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
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
稽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
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

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策、君何慮焉、濤曰、咄
石生無事、馬蹄閒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
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
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
若和裴王之徒、竝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
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王隱晉
不得休、書曰、初

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爲作謔曰、閣東有大
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
論曰、濤之處選、非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
望路絕、故貽是言、字正、叔、滎陽

人祖最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
稱、尼負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
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

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
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
共定科令蠲除密網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王
以為晉律蕩贈太宰晉書曰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
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緼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
太保晉受禪冲曰臯陶嚴明之百非僕闇懦所探
禪進太傅冲曰臯陶嚴明之百非僕闇懦所探
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意續晉陽
秋曰初

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
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見爭

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

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又

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
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
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
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叅同選舉若意
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
充以為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
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
本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
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

山公啟事曰詔

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
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

也是以事不
當入以事

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彼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

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容將解襪故咨之於濤

才山濤啟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七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

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小吏盜池中魚網紀為鎮東引為從事中郎

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狹於國中

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

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

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

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

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使吏送令
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也
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任讓在

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

字彥貴穎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右衛將軍

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踰琅邪人漢成陽景王

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徵為琅

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

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

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

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

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

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

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

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

頭中人密期拔至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衛與石

尊出事覺被害

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

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

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

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

以眾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

兒

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若全思妣

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

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

世說卷二

政事

三

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接人人有

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及官在都預王公坐

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

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帶者

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

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

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

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

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

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

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

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

如此為倭亦足稱政事印

民乃陸自稱之辭

當其時或自有見以為政事法則不可

捉三治三
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

晉陽秋日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

厲之有奉饋者皆問所由若力役所致權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惴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

謂就連竹
根用為筒
以代鐵足

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

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

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

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相

世說卷二

政事

聖

非此解殆不
喻

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
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

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譽作郡主簿孫統

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

史尚書吏部郎范汪基品日譽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

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

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譽共食語云白事甚好

語甚是然亦
非所謂故事

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

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

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

亡汝何處得此人譽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

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

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

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諸人以爲佳

栢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

温別傳曰温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

從朱衣上過栢式年少從外來式歆小字栢氏譜曰歆字叔道

温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捐雲

眼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栢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栢公甚患其遲

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臯陶謨一日萬

簡文能言謝安不以爲惠帝之流其當坐此

一日萬機云

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

政故可以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和靜致治

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

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般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

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典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

輔政徵浩爲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

謂求也云是垂漢

襍被也

此語有可有不可游手尚不可容軍政不可忽也

襍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求一時揆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

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

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

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

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

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

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

容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

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珉別傳曰珉字季

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

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僧彌得便以已意

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

兩得

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東亭作郡

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

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

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上

鄭玄在馬融門下

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

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而右手劓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為南郡太守

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

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

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歲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雨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

式所以卜追
此其兆如此
叔知其死而
不知其出於
遠逝之術也

晉書
相神聖
不呈多辨

註照其正

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
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嫂於待
士玄不得見在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
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
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
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
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
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鬚眉美秀
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
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
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
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
徵為大司農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
行至元城卒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

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

竟以得免

馬融海門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

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

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

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

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

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

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

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

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

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郎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

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

司徒、太尉、封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貨作食，每當

陽平亭侯。

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

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

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

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

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

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撥論同，中

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

屯騎校尉王廣論合，文多不載。

令人畏至此
那得不爲所
中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

文章敘錄曰晏

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王弼未

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

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

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授所知。吏部尚

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

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事所嫉。又

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

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

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

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

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

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

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

為道德二論。

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

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

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

弼別傳曰：弼

辨明老莊此
言似為退一
舍恐非本色

裴微為吏部郎，彌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微見異之，故問。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

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

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

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奉債，賴川，賴陰人，太尉或少子也。粲諸兄儒術

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

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

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

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微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

項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

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

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

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

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

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

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

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

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

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

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閒欲說

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惠帝起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

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

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

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

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

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學、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天字什人

嗽字作取

其有疑

公曰良醫也

鼠穴、擣、螯、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若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隔也、心下為膏。

自是讀莊子

此時諸道人
乃未知此
我輩禪也
連摩前
此皆禪机轉
語

世名理正精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弟、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行、交臂相謝、一息不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去不去矣、庸有至不至者、所以生前去、不其後去、去各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世說卷二

為實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

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鳴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

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

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

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詐復須注徒棄人

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

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

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

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肩卒歲都無注述唯好

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

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

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

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唯秋水至樂二

所狗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

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木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

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為見秀義不傳於

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王簿

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

莊子注最有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

清辭適旨其義一也

將無同正是
一言耳何謂
三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
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
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
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
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
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
人時誤相逢自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
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
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
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
晉諸
公贊

此豈王夷甫
口中語可嘆
可惜市門婦
所不道

日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
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術字夷甫
第四女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
適遐也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
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
粲
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曠
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
女壻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
琅邪臨沂人少有名

却不足看殺
是極倫

理果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
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
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
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
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
病篤遂不起
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嵇康聲無哀樂論略

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慄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養生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而禿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言盡意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陽
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曷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所不入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爲之集相公王長史王藍田

王述別傳

日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

述蚤孤事親孝謹。軍瓢陋巷晏安永日由是爲

有識所知襲謝鎮西竝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

爵藍田侯

世說身字時式可敬

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

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

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

爾耳明日相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

此言太祖止仲祖何肯談出折下

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爲王導所辟輒妻如生母狗馨

豈有所不可以爾形容不暇善之怨常有此

